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 第一七七回 罡風無賴折柳摧花 眉語彷徨雙心一抹

上回書中正說到洪主政受了卜侍郎的屬托，心上甚是疑惑。把賽金花提出來問了一堂，又把賽金花院中的幾個娘姨、大姐，都傳到堂上對了一遍口供。大家都說賽金花並沒有逼良為娼、凌虐至死的事情。大家的口供，都和賽金花自己的口供一般。洪主政便存了個開脫賽金花的心。依著洪主政的意思，要把那山西客人提來質對。那山西客人得了這個消息，心中大驚，究竟是人命重情，不是頂的，便找了個積年的刑部書辦和他商量，只說現在有病，不能到堂。一面求了幾個素日往來的京官，托他們寫信到洪主政那裡去，懇求免其提訊。恰恰的賽金花的門路也走到了，盧尚書和壽尚書兩個都吩咐洪主政，把賽金花一案早日訊結，無用株連，明明就是叫他從寬辦理的意思。卜侍郎心上雖然不快，但兩個堂官做主，怎敢不依？憑著洪主政把賽金花議了一個流娼滋事的罪名，把他發到該管地方官那裡去，由地方官派差遞解回籍。這一場官司雖然沒有什麼大礙，卻花了無數的銀錢，在刑部監裡頭，又受了許多的狼藉。賽金花明知自己這件事情一定是卜侍郎有心和他做對，心上□分恨忿，懊悔當初不該在華德生面前和他緩頰。越想越氣，越氣越恨，卻又把他無可如何。

只得和宛平縣派來的差役打通了關節，暫時留住幾天，料理京城裡頭那些未了的事情。講明了在京城裡頭多住了一天，給解差二百兩銀子，有一天算一天。賽金花心上雖然煩惱，卻還仗著手裡頭著實還有幾個錢，還有一個討人金紅，到了上海去一般的也好做生意。就是從此不做生意，有這幾個錢一生一世也吃著不盡。

那裡知道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這個金紅竟席捲了賽金花的所有銀錢、首飾，跟了個賽金花的車夫不知逃到那裡去了。連幾件值幾個錢的衣服，也都捲得一個乾乾淨淨，一件不留。賽金花急得氣塞咽喉，幾乎暈倒。呆了一會，由不得號啕大哭起來。到了這個時候，方才懊悔以前嫁了洪殿撰，偏偏要重落青樓。到了第二次風塵再墮，又不肯早些嫁人，如今只落到這般田地。哭了一回，娘姨銀姐走過來再三相勸，方才勉強把他勸住哭聲。賽金花呆呆的想了一回，最苦的自己是遞解回去的人，不能出面，只好眼睜睜的讓他逃走，不敢報官，真是說不出的苦惱。賽金花住了哭，把對象點了一回，銀錢、衣飾都是一卷精光，只剩得幾箱舊式的衣服和些陳設器具，多算些也不過值上一二千銀了。那班娘姨大姐見了這般光景，一個個都去自尋門路，走得一個也不見。幸而這銀姐是賽金花的舊人，倒狠有些良心，依依不捨，情願同著賽金花一同到蘇州去，賽金花□分感激。

在京城裡頭住了五天，那解差便來催著要錢。賽金花只得悄悄的親自到幾個舊時相好的客人那裡，把金紅逃走的事情哭訴一遍，要向他們借些盤費，借了一千幾百兩銀子。又把所有的衣服、器具一齊賣掉了，一古腦兒不到三千銀子，卻被那幾個解差，足足的訛了一千六百兩銀子去。

到了蘇州，住了一個多月，想著坐吃山空不是久計，只得同著銀姐到上海來，在法界連福裡租了兩幢房屋，擺開碰和檯子。又好像是個半開門的私窩子一般，常常同著銀姐兩個人到南誠信去坐一回兒，借此兜兜生意。不想今天無意之中卻遇著了辛修甫和章秋谷兩個。

章秋谷雖然也算是做過他的客人，卻一古腦兒只吃了一台酒，不算什麼。不過秋谷以前在天津的時候，知道這個賽金花就是狀元夫人曹夢蘭，是個著名的人物，不免要去賞鑒他一下，並沒有什麼別的意思。這個辛修甫恰是在上年人京會試的時候和賽金花有過交情的，兩下甚是要好。所以賽金花見了辛修甫心上□分歡喜，好似他鄉遇故的一般，不免把自己的這番蹉跎對著辛修甫等一一的講說出來。說到銀翠的吞煙、金紅的捲逃和自己的監禁刑部，不覺眼圈兒就紅了，說話的聲音，也有些顫抖抖得岔起來，好似那微風振簫，幽淒欲咽，山陽聞笛，暗鳴可憐。辛修甫和章秋谷也不覺心上淒然，著著實實的安慰了他一會。

賽金花又說起卜侍郎的一番把戲，引得章秋谷等都哈哈大笑起來，都說：「天下那有這般的奇人奇事？你也未免形容得太刻薄了些。」賽金花正色說道：「格個卜家裡格事體末，真正天理良心，倪勸瞎說俚一句。唔篤勿相信末，倪罰個咒撥唔俚聽聽：倪造仔俚半句閒話末，要爛脫舌頭根格。倪搭俚啖嚙哈冤家，為啥要造俚格閒話呀？格個辰光，唔篤才勸看見京城裡向格排勿要面孔格京官，一逕拿仔手本，到倪門浪來掛號請安格，耐說阿要奇希！」

章秋谷聽了賽金花這番說話，知道不是假的，便也對他笑道：「如今那班堂子裡頭的信人，都比不上你的這般資格：六年的狀元太太，三年的公使夫人，更兼又是聯軍總統的膩友。許多堂堂中國的官員，一個個都向你上手本、稱晚生，這也真算得榮華達於極點的了。但是到了如今的時候，撫今追昔，回想當年，廿年風月之場，一霎曇花之夢，想起那以前的事情來，心上不知怎麼樣的感慨呢！」章秋谷這幾句話兒，原是有心譏刺他的，不想卻觸起了賽金花的一腔心事，無限淒惶，迸出兩滴眼淚，幾乎要哭出來。章秋谷見了，自己也懊悔未免說得太激切了些，平空引動了賽金花的傷感。連忙過去拉著他的手勸慰道：「總是我不好，幾句話兒引動了你的心事。但是如今的這般時代，人生幾何，去日苦多，你也何必這般認真？」賽金花拭了眼淚，瞟了秋谷一眼，慢慢的說道：「繁華一瞬，富貴滄桑，倪自家懊悔來浪盛年格辰光，勿曉得早點自家做格終身之計；到仔現在格辰光，好夢難常，華年易逝，再要懊悔也來勿及格哉！」

章秋谷聽得賽金花忽然的滿口調起文來，這幾句話兒卻說得□分蘊藉，竟像個名士的吐屬一般，不覺喝聲采道：「你的談吐真是□分出色。想見當日妙年的時候，傾城顏色，絕代風華，洪殿撰也不知前世怎樣修來的豔福，方才娶著你這樣的一個人。可惜我章秋谷遲了數年，就沒有這般福分。」賽金花聽了不覺回眸一笑，頰上生紅，看著章秋谷笑道：「倪故歇是老太婆哉，洛俚再有啥格講究？」秋谷道：「徐娘雖老，丰韻猶饒，著實的不差！」賽金花聽了，又是微微的一笑，別過頭去不說什麼。辛修甫乖覺，在旁「格」的一笑，笑得賽金花和章秋谷都有些不好意思起來。賽金花別轉頭去，章秋谷便也回過頭來和王小屏說話。

修甫在煙榻上坐起身來，對著秋谷招了一招手。秋谷見了，便走過來問什麼事情。辛修甫拉著秋谷，就在榻旁坐下，附耳說了幾句。秋谷一面聽著，一面抬起頭來打量了賽金花一眼，搖一搖頭道：「我和你是要好朋友，恐怕沒有這個道理罷？」

修甫笑道：「你和我也是一樣的客人，怕什麼？」秋谷道：「雖然如此，究竟有些不便。」修甫道：「這是我自己願意的，又不是你的意思，有什麼不便？」賽金花坐在那裡，見辛修甫、章秋谷附耳說話，章秋谷又抬起頭來看他，心上早有幾分明白，臉上便紅起來，低下頭去。卻又溜轉秋波，暗暗的偷看他們兩個人的舉動。只見章秋谷對著辛修甫還是不住的搖頭，修甫切切實實的對他說道：「這個事兒是用不著客氣的，你又何必這般的推托？況且這個裡頭別有一個緣故，我細細的和你說就明白了。」說著，便又附著章秋谷的耳朵說了幾句。秋谷又看了賽金花一眼，眼珠一動，微微的笑了一笑。辛修甫附耳又說幾句，章秋谷方才點一點頭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但是你也問他一下，不知他自己心上怎麼樣？萬一個你答應了，他不答應，可怎麼樣呢？」辛修甫把賽金花看了一看，呵呵的笑道：「你不必這般過慮。你們方才已經私自先行交易的了，那有到了這時候，倒反不答應的理？包你一說一依，□說□依就是了。」

章秋谷聽了，不說什麼，只回過眼光和賽金花打了一個照會。賽金花咳嗽一聲，也瞟了秋谷一眼。辛修甫便向賽金花笑道：「你走過來，我有句話兒要和你說。」賽金花明知道他說的一定就是方才和秋谷說的話兒，心上早已□二分明白，越發的不好意思起來，坐在那裡動也不動，只把手中的一方絹巾細細的看。修甫見他不肯過來，便自己走過去，和他唧唧咕咕的說了半天。賽金花一言不發，只是不住的搖頭。辛修甫忽然笑嘻嘻的悄說幾句，賽金花不覺一笑，面上隱隱的透出紅來，把辛修甫用力推開道：「勿要瞎三話四哉！」辛修甫聽了，知他心上已經情願，便向章秋谷做個手勢。

章秋谷正要開口，只見王小屏在外面同著一個中年麗人款步進來，對著秋谷似笑不笑的叫了一聲「二少」。秋谷連忙看時，原來就是那位臥雲閣的女東家老二。

秋谷連忙答應一聲，對著他點一點頭。老二星眼微橫，蛾眉半蹙，瞅了秋谷一眼道：「二少，耐倒有良心格！」正是：徐娘半老，難為墮馬之妝；商婦多情，誰有青衫之淚？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文分解。